

安康90后作家新作展

养蚕记

陈旭

安康蒸面的痴与狂

陈旭

安康蒸面,即便是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它是一种类似于凉皮的小吃,不知道的则容易把它和肉混肴。这一经验的得出实则就是我的亲身经历,不过我也是上大学时才发现,对于安康土著而言平常的吃食,在外地居然还是稀罕又陌生的。一遍遍解释中,从早期匪夷所思的惊讶,到现在的淡然,似乎自己已默默接受了安康蒸面没走出安康的事实。

安康蒸面当然是有别于面皮、米皮、擀面皮的,我其实很不喜欢听到别人说,“那不就是个面皮么”每每此时,我这个说话轻声细语的人都会拼命提高嗓门告诉他们,“不,完全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其实更多体现在汤汁上,面皮的做法区别不大,而赋予它灵魂的就是那炉子上一直翻滚着的醋汤,蒸面店的师傅都会在店里放一个炉子,一直温着熬好的醋汤,就像在熬一壶极好的茶。汤里放有很多香料,具体放些什么各家有各家的秘密配方,这也是千百种蒸面店,千百种味的原因所在,除了一大勺醋汤,还要在面皮上浇上蒜水、油泼辣子、麻油,一点点芝麻酱等七八种配料,再放上一把豆芽,一碗能吃能喝的安康蒸面就成了。

安康的蒸面店绝大部分早上开门,下午收工。名气大些的譬如詹家蒸面、黄家蒸面、马家蒸面仅仅到早上10点多就卖完了。很多住在江北的上班族都会特意起个大早,驱车跨过长长的汉江前,只为抢这一口美味唤醒清晨,给自己满满精气神儿。

安康人对蒸面是痴狂的,哪怕是书多得没处放的高三学子,都会在抽屉的缝隙里为饭盒留出一席之地,这饭盒就是用来吃蒸面的。每天放学前班上就会有一个积极分子,统计明天早上吃蒸面的人数、口味,然后打电话给蒸面店老板,第二天老板会在约定的时间把蒸面送到校门口。我们班班主任老姚不允许大家在教室里吃蒸面,的确,那班里有90多个学生,每天七八十人吃蒸面的话,教室里的味道确实太复杂。可这点困难,绝难不住被美味诱惑的同学们,每天早课前,教室外的护栏台子上人满为患,护栏不太长,就算是一碗挨一碗每次也只能放二三十个,还得和邻班抢地盘,有时候去迟了会发现自己的碗都被征用了。大家正抢着、挤着、闹着、笑着、狼吞虎咽地吃着,突然,看见班主任骑个小电摩经过操场,瞬间静音。那一刻连咀嚼都有点胆怯了,等他呼啸而过又恢复喧闹,那时候可真快乐啊,写到这里每个同学的脸庞似乎都在眼前浮现,那时高,时低的笑语仍在耳旁回荡……

光阴把我们送出了安康,散落到世界各地,蒸面变成了游子们的一缕乡愁。外地是没有蒸面的,就算有也是不正宗的。各地的同学们,只要吃上蒸面必发朋友圈,那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回家了,或者乡愁去找他们了。无论哪个安康人回家了,都会有人让带蒸面,家人朋友来西安都会提前打个电话“我给你带蒸面了”,一瞬间神清气爽,这比什么特产都要好,为了满足游子们思乡的心,蒸面开始出真空包装了,但是吃过的都知道,不是那味儿了,可远在异国他乡的人是没资格挑剔的,真空包装的依旧是有灵魂的安康蒸面……

十几年前父母带着小小的我去连云港探访花果山,花果山的石头,猴子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连云港那个小巷深处的豆腐卷却永远跃在我的味蕾上。就如我们每一个在外漂泊的安康人,想到蒸面思绪都会翻山越岭回到生活的小街小巷,想到那里发生的故事,想到关于它的那份记忆,那份温暖,那份爱,每当我休假回到安康,早上起来的时候,父亲早已买回我最爱的詹家蒸面,不用说都是“细的、少辣、中份、少豆芽。”这是我所偏爱的搭配,是我的欢乐岁月,更是我生命的印记。

根绳出去遛遛……”回家的路上留下我们一串串关于蚕的欢声笑语。

第二天,笑笑果然一大早就拿来了十条蚕,我是又激动又发愁,激动的是终于要为童年补上养蚕这一课,发愁的是桑叶何处寻,小时候田埂上的桑树已经成为梦中的景象,高楼林立的城市中柳树、梧桐、玉兰、各种景观树随处可见,可桑树却成了稀罕物。笑笑告诉我,她们单位有棵桑树,她负责每周摘来送我,只要回家放在冰箱里,喂之前要拿出来晾晾,但千万不能吃冰的,那样蚕会拉肚子。既然木已成舟,也只能硬着头皮养了,晚上我还高兴的发了个朋友圈分享给大家——我养蚕啦。

带蚕宝宝们回家那天是周五,恰巧周六要去户县参加同学婚礼,周五晚上特意和母亲视频了解养蚕步骤,本想带它们带着一块去户县,可老爸说这气温放车上的话小蚕们会被热死,没办法只能周五晚上洗上20片桑叶晾着,准备给小蚕们支撑两天,结果操作不当,光想着把叶子上的水汽晾干,睡前忘了收起来,第二天早上叶子就有点蔫了,因赶时间只能让它们将就吃了。

外出的两天时刻惦记着我的小蚕宝宝们,不知道他们还活着不,两天了会不会已经饿死……忐忑地回到家,直奔放蚕宝宝的盒子,但越是靠近越是不敢看,使劲推搡让李同学先看看,谁知他刚过去就说“死了死了,一动都不动了,看起来皱巴巴的应该已经干了”。心,瞬间跌落谷底,怯生生地走过去准备倒掉它们,手碰了碰,没想到——它们居然动了,“没死没死”!我兴奋地叫了出来,估计是没吃到叶子,蚕宝宝们保持静止减少能量消耗呢,但仔细看去蚕宝宝确实是没有刚带回家时那么饱满。再瞅了瞅发现这家伙的嘴也是够挑的,这焉了巴唧的叶子一口都没吃,集体硬抗了两天,难怪缩水成这样!赶紧从冰箱里拿出桑叶,迅速清洗,用卫生纸擦干,稍微晾晾立刻给蚕宝宝们放进去,宝宝们瞬间开始疯狂啃食,看来真是饿得不轻。

晚上一直思考上班期间到底该怎么养它们,如果在家只能每天晚上回来换一次叶子,也就是说他们24小时内只能吃一顿,而且叶子不新鲜,再加上早晨赶着上班压根来不及喂它们。思前想后,只能带着它们一起上班,还是到单位再想办法吧。周一带着蚕宝宝们一起驱车前往单位,同车的苏姐告诉我她们县委院子里有一棵桑树,要是没有桑叶的话可以去那摘,虽然树不大但应该够养我的蚕宝宝们,审计局的一个哥也说政府院子里有一棵桑树……真是高兴有这么多人关心着我的蚕宝宝们。到单位后办公室的姐姐们说找房拐角那有颗小桑树,我便冲冲地跑去找,谁知有一辆大摩托车彻底挡住了根本够不着桑叶,本想用我的小手灵活地挤进去,毕竟小时候也是能爬上樱桃树的人,但实践之下委实有点不现实。仔细观察发现桑树挨着一楼的窗户,开窗就能摘到,桑叶的问题可算解决了。

每天早晚我摘来新鲜桑叶,用水洗后细心拿纸擦干,

小心翼翼地用手把小蚕一个一个捏出来放在叶子上,清理蚕沙,更换垫纸,再放回盒子里。每次一换上新叶子,小蚕们总是特别激动,不停地吃吃吃,你要是仔细观察会发现它们啃食时,会用腿抓住桑叶的边缘两侧,嘴巴就像镰刀一样沿着桑叶边缘滑动着,留下叶脉形状的窟窿和碎屑。不禁想到古人常用“蚕食”来形容“逐步入侵”是一个多么形象而生动的词汇。

我总是时不时地想看它们两眼,但我的蚕宝宝们大部分时间在睡觉,不像母亲文章所写的那种一直进食的状态,我也问了很多养过蚕的人,他们笑称我这蚕可能是“新品种”。它虽然一直也在正常进食,但总体好像就是睡得比较多,算了,不管那么多先没睡醒就是。养蚕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会发现很多蚕的特点和习性。比如蚕的屁股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凸起,像是朝天锥。呼吸的时候尾部有一个地方会像人的胸脯一样轻轻地起伏,像是心脏跳动。再比如开始它们身上布满细小的绒毛,蜕几次皮之后绒毛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白透的身体,明显的环节……

蚕长得特别快,才两周就明显大了一圈,长了很多,有一只小蚕,这两天老是在睡觉,我把它捏起来放在手心里,它好像突然感应到什么——昂起头,本以为它醒了,没想到它却开始慢慢左右摇晃,俨然一副没睡醒的样子,特别像电视剧里坐在学堂里跟着夫子念人之初、性本善的小学徒们,小爪子还紧紧抓着一小片没有啃完的叶子,没一会儿它侧躺着不动了,把它放平它居然就那样躺着睡了,像盖了个小被子,那模样别提有多可爱。

最让人可惜的是蚕只剩9条了,有一条某天早上掉在地上不小心被我踩死了,我伤心了好久久,那几天都不太想再养它们,但只要看到剩下的9条就会想起地上的那道绿色痕迹……久久不能释怀,但总不能对不起剩下的9条吧,虽然不知道会把它们养成什么样,但是作为我的宠物,我一定要负责养的养好它们,让它们顺利吐丝结茧。很多人问:“你养蚕的目的是什么?”“满足我不能养宠物的心”。我现在是真把它当宠物了,会和它说话,叫它笨蛋,会告诉它的弱小的那几只,你们要吃快一点,不要被欺负的吃不上,要和另外五个一样,长得白白胖胖。会偏心地把好叶子嫩叶子给那几个小蚕……昨天办公室的姐姐还问我有没有给蚕起名,我说“没有,好像并不能分清每一条”“可自从回答她之后,又发现每一条都有细致的区别,好像真的能分清它们了。”

蚕是一种有趣的小动物,《中国古代神话》中写道,传说中的蚕,曾被人们当作天上的神虫,是王姆娘娘为了帮助别人抵御寒冷,把蚕下放到人间。从此,蚕按照神的旨意,给人间创造了美丽,创造了财富。它的一生是短暂的,只有不到三个月的生命周期,于我而言它们可能只是我的一个关于春天的记忆,可它们和我过了一生,过了一辈子。不知道喂了这么久,它们有没有记住我的样子,我的味道,习惯我手掌的纹路,可不知是出于心理因素还是什么,总感觉触摸它们的时候,它们并不抗拒,是不是它们已经认定我是它们的好朋友了。

们诉说着他对一片冰冷、苍凉、贫困、愚昧的世界的深切感受。

读《圈外》,对于安康人来说,这是一种陶醉后的享受。大有伤害自尊的委屈和抑郁之感。但是,这毕竟是难以否认的历史事实。诚如作者所言:“我在痛苦的情绪中走过了这一段路,结果所得就只是这几篇苦涩的记载。当然,假设有个人读到这本书,恐怕也难免掩卷而叹曰:‘此诚一令人不快之书也!’这倒是无可如何的事。因为我所见如是,所写也只能如是。请不必责备那镜子吧,假如你的面孔本来是丑的。”(见《圈外·序》)

但也让作者感到意外的是,在这穷山恶水、落后闭塞的秦巴山间,有一股抗日的激情。作者一走进白河县冷水河,就被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感动了。他在《冷水河》中写道:“我们一路沿着汉水,踏着双脚,前进着。我们的歌声和着水声,在晴空之下响彻着……当看到在破屋断垣上也贴下红红绿绿的抗战标语——这是在我们中我们看厌了的,而发现在荒山中却觉得特别有刺激力;以及当我们从小桥打柴、牧牛的孩子口中也听到几句‘打倒日本、打倒日本’的简单的歌声时,我就立时像从梦中醒来似的,心里感到振奋,脚步更觉得矫健了。”这是抗战时期安康人民抗战激情的真实画卷,是安康人民的心声。

李广田的散文不仅是一幅长轴山水画,同时也是琳琅满目的人物画廊。有老人的世故,有儿童的天真,有男人的劳苦,有女人的眼泪。他们都在极端困苦中做着坚韧不拔的抗争。这些人物在笔下,无不浸透着作者深沉的爱。《圈外》中诸多劳苦人民的白描,虽不事雕琢,却在平淡自然中展现出令人难忘的人情世态,激荡着赤子的情怀。黄龙滩的挑水夫,粮店的小商人,白河县的小学生,高鼻梁的吴老头,以及“忧愁妇人”善良的灵魂,无不动人心弦。

1938年12月12日下午,李广田一行从旬阳吕河赶到高鼻梁。这里“各家都是低低的茅屋,没有所谓庭院,更没有大门,但这里也居然有几家卖面食和酒肉之类的了。”当吴老头和作者侃侃而谈的时候,他的老伴早已端出了大盘的炒白肉和烙油饼,而且还提出一红陶瓶玉蜀黍酒来这茅屋里。在这艰苦的岁月享受这样的情和盛饕,就大出出乎作者的期待而感到再好不过了。没料到饭店主人又端出了刚刚磨出用以代茶的“淡淡的、甜甜的、非常可口”的豆汁来。这种粗犷深厚的生活气息,使旅人倍觉温暖。当作者知道这地方时常无盐可买,吴老头一家经常吃淡食时,便将自己随身珍藏的一包盐送给了吴老头。面对这样珍贵的馈赠,吴老头“并不曾说一声谢谢,他只是连连地点头,笑着……”这看似随意写来,却正是点睛的神来之笔,山里人的忠厚、质朴,便栩栩跃然于纸上,活活地立在了我们的面前。这篇《江边夜话》所勾勒出来的世风心态,不正是我们窥观汉水文化之一斑吗?

(连载十七)

安康散文简史

卢云龙

版《汉阴县志》,不论是“人物卷”也好,还是“文学”“书法”作品栏中,均未记载与介绍。而2004年版《安康地区志》“人物卷”中有介绍。安康人对沈尹默的艺术生涯知之甚少,特别是他在汉阴的20年生活,更是鲜为人知,成为国内研究沈尹默先生的一大空白,也是陕南汉水文化研究的一大遗憾。好在2001年9月由王友根、王涛合作搜集整理的《一代宗师沈尹默》人物传记开始在《安康日报·周末》连载,以纪念沈尹默先生逝世30周年。

沈尹默以书法闻名,民国初年书坛就有“南沈北于”之称,20世纪40年代书坛有“南沈北吴”之说,与李志敏合称“北大书法两巨匠”。

1918年1月《新青年》四卷一期发表第一批白话新诗。有几首是沈尹默的作品,其中的《月夜》当时受到好评。1919年被收入《新诗年选》,编选人康白情评价说《月夜》“在中国新诗史上算是第一首白话散文诗”,并认为“第一首散文诗而具新诗的美德的是沈尹默的《月夜》。”“其妙处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胡适说《月夜》:“几百年来哪有这样的诗!”此散文诗曰:“霜风呼呼地吹着,月光明明地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诗中出现了霜风、明月、高树和“我”四个意象,诗人托物言志,以霜风、明月和挺立的高树来烘托与高树并立的“我”的形象,显示了独立不倚的强大人格,展示了“五四”时期追求科学和民主的时代潮流。

时隔半年后的1918年8月,在《新青年》五卷第二期上,沈尹默又发表了散文诗《三弦》,在意境和音节上更加别具一格,被传诵一时。他的散文诗讲究构思,表现手法含蓄而耐人寻味。

对《月夜》颇有微词的朱自清在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强调,“像《三弦》”这样的诗,是不该遗漏的。”

中午时候,火一样的太阳,没法去遮挡,让他直晒大街上。静悄悄少人行路,只有悠悠风来,吹动路旁杨树。

谁家破大门里,半兜子绿茸茸细草,都浮着闪闪的金光。旁边有一段低低土墙,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浪。

门外坐着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年人,双手抱着头,他不声不响。

——这是完整的题为《三弦》的一篇散文诗,它与《月夜》等散文诗一起收录在《秋吟集》一书出版发行。

这里,需要记载的还有民国三十六年(1947)《续修平利县志·艺文》,载有抗战胜利纪念日祭阵亡将士文一章,悼念抗日战争中平利县阵亡的官兵,因是安康山下见到的唯一一篇传世祭文,值得推介,故抄录如下: 光国之神,绘于麟图;仲华之相,纪入云台。念靖难以恤民,当庸庸以褒德。方狂寇之突,乘机而勇胜,肃号令而争先。卒逢腥腥,底于光复。河山缺而复整,日月晦而复明。成功基于成仁,仗义克以复整。大星坠野,赤彗穿营。虎帐霜悲,寂寂冷月宵月色;胡笳夜警,凄凄千里风声。

空此叔子之碑畔,徒瞻传说之冥尾。惟遗徽不没,绩续长存。播之诗声,鐫于钟鼎。际兹纪念之日,莫馨崇拜之忱。告胜利以慰忠魂,藉芻词而佐清酒。神其不昧,魂兮归来!(见《安康文化》2016年第1期李厚之所写《安康艺文撷英》文中一节)。

总之,民国安康文坛总体很不景气,纵有少量作品问世,亦无甚反响。就连上溯事物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90年的《安康地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版),在24篇“文化文物”第三章“文学”第三节“散文”一节中,在论及古今安康散文发展中,从清代一跃写到“建国后”,30年的现代文学竟只字未提,留下一片空白。

第二节 游历安康作家的散文

从《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一书中,我们知道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诗歌创作代表诗人是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广田,他们被称为“汉园三诗人”。他们都在北京大学求学,曾朝夕相处,切磋诗艺,共同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934年出版诗歌合集《汉园集》,收入郑振铎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而李广田成绩卓著的则是他带有浓郁生活气息、风格独具的散文。像《画廊集》《银狐集》《雀巢集》《圈外》等散文,一直为文坛所瞩目,受到很高的评价。其中,《圈外》所反映的抗战时期的安康,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安康文化,也是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

《圈外》中的散文共有19篇,其中有10篇写安康。这些散文分别写于1938年12月1日

至31日,1942年3月由重庆国民图书馆结集出版。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专写安康的散文集。2004年版《安康地区志》在第二十七篇“艺文卷”中编入其中一篇散文《来呀,大家一齐拉!》 1938年日寇入侵山东,济南正处于危难之中,1906年出生于山东省邹平县,后从北外文系毕业的李广田,当时正在济南一家中学任教。为避战乱,当12月他随着学校从泰山脚下经河南、鄂西、陕南,辗转南下到四川罗江。《圈外》正是他徒步南下的记录。作者在序言中说,这一段艰难的旅途,“我所以为难行的是从湖北鄂阳沿汉水而至汉中一段。这一段完全是走在穷山荒水之中。贫穷,也许贫穷二字可以代表一切,而毒害、愚忠,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走入‘圈外’之感。”正因为这种情形,《圈外》中的散文对这一段记载最为详尽。

张会鉴先生在《李广田与安康“圈外文化”》(见马建勋主编《中国汉水文化研究》一书)一文中认为,李广田这里所说的“圈外”的“圈”,可以理解为“文化圈”。广义的文化,不仅包括哲学、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而且泛指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所谓“圈”,就是文化发展的某个阶段的基本水准。达到这个水准,即为“圈内”;低于这个水准的则是“圈外”。如果张会鉴的这种理解和表达能够成立,那么按照李广田《圈外》对抗战期间安康文化的深层透视,我们就可以把当时的安康文化称为“圈外文化”。

翻开《圈外》,扑面而来的是一种阴沉而郁闷的空气。看一眼目录,也令人压抑。《从黑暗走进》《黄龙滩》《阴森森的》《忧愁夫人》,等等。“高山、深水、饥饿、寒冷、盗匪、疾病……成了沿那‘面善心恶’而不能通航的汉江向前试探的里程碑”(《从黑暗走进》)“这一路十分荒凉,沿途的房子十之八九都被土匪焚毁,只留下一些断墙颓垣,黄土焦木向行人诉说着一些可怕的故事”(《先驱及其他》)“荒城啊,旬阳县连一个小山村都不如!”“白河县城‘荒凉之至,比鄜阳更荒凉,如同死的一样,一点生气也没有。”“在饥饿线上的灵魂们,30岁人与50岁人也很难看出多少区别,总是污秽、黛黑、肌黄、面瘦……《乌江渡》)。”“而在安康城,夜晚的灯火,人影,调笑声,弦歌声,麻将声……各种声音像狂涛一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的小房间围攻着,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睡。”(《西行草》)诸如此类的描写在《圈外》中随处可见。作者以极痛苦的笔调,向我



陈旭,1994年出生,爱好文学,向往诗意的栖居,喜爱摄影、旅行,喜欢在山水之间感悟人生、喜欢用足迹串联记忆,晴时爱晴,雨时爱雨。

和笑笑一起坐车回家时她说自己每年都养蚕,可惜去年蚕蜕变的蛾子放在衣柜顶上了,今年打开时发现好多小黑点只剩一条活着的,于是又在淘宝上买了一百条。

看着她手舞足蹈兴奋的样子,让从未养过蚕的我也心生萌动,想着要不要试养,随口一提,没想到笑笑立马回复“送你10条噢”,我却又有点胆怯了,虽然我见过蚕但都是匆匆一面,养蚕的过程还是从母亲的文章(妈妈的蚕儿亮了)中了解的,对于如何养蚕只是个半吊子理论派,有些担心地告诉她我不太会养,害怕慢待了生命。笑笑坚定地“真的可简单了,只要给它吃桑叶就好”。我问了句要不要给它喝水,要不要给它洗澡。一车人都笑开了,开车的许哥还调侃“你应该给它再弄点肉吃,没事拉

在上海风风火火了一阵之后,1914年谢馨回到了久违的故乡白河,做一躬耕垄亩的陶渊明,其间与地方官吏、文朋诗友、父老乡亲有过密切的交往。但白河乃穷乡僻壤,地瘠民贫,并非“桃花源”,几亩薄地难以支付大家庭的基本需求,迫于生计,不得不出山去给军阀当幕僚。自然,此时的谢馨已非当年的谢馨,为谋生而仰人鼻息,作为文人已走向没落,以省略号终其一生。

谢馨的作品收在《海月楼诗文集》中。此书由后来任安康自卫团团团长并在安康和平解放中立过功劳的鲁秦侠资助付梓并题写书名,成书于1933年,署名“白石山樵谢馨”,全书6卷。其诗作多是五言、七言古体,但其散文接近白话文,显然是受了新文化运动影响所致。

谢馨的散文作品有数十篇之多,在上海作的几篇文章较严谨,也颇有些思想分量。如一篇2000字的《敬告国会议员》,全文中心明确,结构紧凑,无懈可击;指陈时弊,一针见血;作者对政治、经济、时局、民情的熟悉已远非当年可比。在大上海耳濡目染,更新了观念,有了资产阶级民主意识,一介书生竟也慷慨陈词,指东说西,并开出一剂疗救民国的药方。这药方是否奏效,姑且不论,谢馨敢于参政议政,无疑是他世界观一大转变。

在《罪盐》一文中,谢馨将盐拟人化。将人罪之,盐自辩之,唇枪舌剑,你来我去,因时而变革,盐政古今,世道人心,善善恶恶,竟皆抖搂出来。一个“盐”字竟包含如此丰富的社会内容。此文厚实、流畅,文笔辛辣、犀利,洋洋两千七百言,一气呵成。作为散文,更主要靠学识。不熟悉中国盐务历史的方方面面,焉能写此奇文、妙文!谢馨疾恶如仇,对社会的丑恶现象看得清楚,心期除恶,以净尘世。在《讨鼠檄》一文中,巧借讨鼠以讨人,历述其恶迹,暴露其行状,痛快淋漓地呵斥、嘲讽、训诫。语言之辛辣,有此恶行者读之,必如芒刺在背。正直的人们读此文定会快意如心,拍手叫好!

谢馨是早熟的作家,少年时代便显出惊人的文学禀赋。他的文学生涯半个世纪。总体上看,他前期的作品多温柔敦厚之风,风格自然质朴;中期(辛亥革命前后)的作品多慷慨愤怨之音,风格诙谐冷峻,作品更为大气;晚期(在旧军队当幕僚时期)无佳作,其艺术生命已走向衰落。究其原因,是人变也变,文如其人,此之谓也。谢馨歿于1952年,享年82岁。

2021年,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火遍中国,走俏荧屏。在剧中我们看到与陈独秀、鲁迅、胡适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沈尹默就是兴安(今安康)府汉阴县人。沈尹默(1883—1971),字秋明,号君墨,别号鬼谷子,祖籍浙江湖州,1883年生于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祖代为官,书法传家,早年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校长,《新青年》杂志编委,与兄长沈士远、弟沈兼士合称“北大三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91年